

政务新媒体照片话语的视觉语法——语用分析^{*}

王建华

(浙江科技学院政务新媒体研究院,杭州 310023)

提 要 照片话语是多模态话语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政务新媒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和效用。克雷斯(Kress)和莱文(Leeuwen)的视觉语法理论对图像话语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做了较好的解释,这同样适用于政务新媒体照片话语的分析。而要真正揭示政务新媒体照片话语的语用效果,须进行语用分析。语用分析主要着眼于照片话语的语用意义和语用效果,可从语境、语用主体和构图要素三方面展开。视觉语法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分析图像话语的功能意义,语用分析主要是对照片语用意义实际效能的探究。

关键词 政务新媒体 多模态话语 照片话语 视觉语法 语用分析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概况

信息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成了新媒体的产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对此做过界定:新媒体是借助数字技术、移动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利用网络渠道和手机、电脑等终端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体形态。根据对象、性质和功能,其内部又可区分出政务新媒体、财经新媒体、娱乐新媒体等类别。“政务新媒体”是指政务主体以数字化、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技术为基础,处理政治事务、回应社会关切、服务民生需求的新媒体类别,主要是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和政务移动客户端(即“两微一端”),也包括政府门户网站和新媒体+政府新闻发布。研究政务新媒体的话语表达在当前形势下有着重要意义。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表达上最大特点是多模态话语呈现。“多模态话语指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张德禄 2009)和财经新媒体、娱乐新媒体等类别一样,政务新媒体除了文字构成的传统文本话语,还综合了照片、图表、音频、视频等多种话语表达手段,形成了文、图、声、影多模态话语并存的形态。这些多模态话语都值得进行深入的分析。

多模态话语其实有悠久的历史。如我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各种壁画、雕刻就是图像符号、文字符号并存。而对多模态话语的学术研究,则是近几十年的事,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务新媒体语言表达模式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5BYY046)、国家语委重大项目“政府政务新媒体语言应用与政府效能研究”(项目编号:ZDA125-25)的成果之一。

代。如法国学者罗兰·巴尔特在1961年发表的《摄影讯息》一文以新闻摄影为研究对象,对照片的讯息进行了语义-符号学分析。在1970年的《第三层意义》中,巴尔特通过对爱森斯坦几幅剧照的分析,将影像的意义区分为显义和晦义(肖伟胜2017)。1977年他又在《图像的修辞》中进一步探讨了图像在表达意义上与语言的差异性以及相互作用,指出图像可以和文字共同实现表意功能。

对图像话语更为系统的研究当属克瑞斯(Kress)和莱文(Leeuwen)1996年出版的《阅读图像》一书。该书在社会符号学的多模态分析基础上,建构出图像的“视觉语法”。对应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把语言分为三种元功能,克瑞斯和莱文也把图像话语分为三种意义: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Kress & Leeuwen 1996)。每种意义之中又用不同过程和参数来展开分析,如叙事性再现包括行动、反应、言语和信息几种过程,概念性再现包括分类过程、分析过程和象征过程。互动意义主要涉及接触、距离、态度及情态四个要素。构图意义则通过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框架来实现。

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对多模态话语的研究予以关注。李战子在2003年发表的《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中,详细介绍了克瑞斯和莱文提出的视觉语法。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都或多模态话语分析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胡壮麟(2007)指出了多模态符号学与多媒体符号学之间存在差异;朱永生(2007)指出多模态理论存在局限性,并对其发展趋势做出了揭示;张德禄则于2009、2017年建立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框架,分别从文化、语境、内容、表达四个层面探讨了各模态的功能及其间的关系。相关的论文还有杨丽姜、朱嫣然的《图片新闻意义建构的多模态话语分析》、贺爱军的《宁波市政府网站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周毅、王建华的《政务新媒体多模态话语的“图—语”互文》等。专著则有韦琴红的《视觉环境下的多模态化与多模态话语研究》(2009)、代树兰的《多模态话语研究——电视访谈的多模态话语特征》(2015)。

多模态话语中最常见的是图像话语,根据相关调查,人的一生中获取的信息有75%来自于图像(贾永红2003)。图像话语是以图片、画面、色彩等视觉形象表达意义的话语载体,包括照片、画面、图形、截屏、表情包等多种形式。之所以称其为“图像话语”,是因为同传统的文本话语一样,图像也具有话语的形式、结构、意义和功能。除上述多种形式之外,图像话语的结构包括图片中各主体所处位置、图片中前后景位置、图像角度,还有线条、留白等。图像话语的意义则有构图意义、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还会有相应的语用意义。在表达过程中,图像话语通常具有丰富语义、再现语境、突出意图、增强效果等功能。“有图有真相”,其直观、显豁、震撼、迅捷的特点,有时候比文本话语有更好的语用效果。

在政务新媒体的图像话语中,照片话语占比最大,而且比一般图像话语更让人同知共情。如何发挥政务新媒体的照片话语的最佳效能,不仅是宣传部门要关注的实际操作,还应该是学术界要深入研究的理论课题。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未见到专门研究新媒体照片话语的论文。本文即尝试以视觉语法和语用学理论为背景,讨论照片话语的相关问题。

二、政务新媒体照片话语的视觉语法分析

多模态话语分析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日渐兴盛、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克瑞斯和莱文借鉴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功能理论,提出了

图像话语“视觉语法”这一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指出图像可以体现三种意义: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这种方法可以用于政务新媒体的照片话语分析。

(一) 照片话语的再现意义

照片话语的再现意义与系统功能语法的概念功能相对应,指的是照片能够真实客观地复制、再现现实世界。再现意义又可分为叙事再现和概念再现,二者的区别在于图像中的表征元素是否通过矢量连接。当图像表征元素之间能通过矢量连接起来,这些元素之间的关联性就被再现为做事的行动过程。矢量也可以凭借参与者的目光而非具体的动作连接起来,这时则为反应过程。如图1,照片中的工作人员与来办事群众的手势矢量明显,目光也聚集于同一点,反映了行动过程和反应过程。此时照片表现的便是叙事的再现意义:通过言语和动作行为体现热忱的服务。



图1

而图2照片中人物之间的动作、目光没有矢量感,他们的关系由分类过程来明确“分类过程通过分类关系将参与者联系起来,至少有一组参与者将另一个参与者扮演‘从属的角色’”(李战子2003)。相对于主席台的发言人,台下的记者、听众是从属性角色,这里再现的意义不是叙事性的,而是概念性的再现意义——一场正在进行的官方新闻发布会。



图2

（二）照片话语的互动意义

图像的互动意义与系统功能语法的人际功能相对应,指通过图像展示观看者与图像内容、表征元素之间的关系。图像表征元素通过接触、距离、视角和情态几个层面的交互作用来建构互动意义,建立观看者和图像中的世界之间的特定关系。接触主要涉及索求和提供,距离决定图像参与者同观看者之间的关系,态度涉及拍摄视角,情态可划分为高、中、低三种情态值,这些都经过“凝视系统”接触而实现互动意义。

接触指图像参与者与观看者的目光相遇之后能够引起一定情感反应的现象。图像参与者通过目光接触意欲向观看者传达某种信息,是索求式接触。如政务微信“余杭发布”中的一幅照片(图3),拍摄者在较近距离拍摄百岁奶奶,将其慈祥的神态和眼神与观看者建立交流及社会联系,实现了对观看者的一种“索求”,即希望人们多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老奶奶的劳动成果。此外,采用中景、正面稍带仰视的拍摄视角,将百岁奶奶的大部分身体和行为囊括进图片中,暗示着老奶奶和观看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年龄上的距离。在观看者的社会世界中,此角度使百岁奶奶相对于观看者地位更高,象征着观看者应对百岁奶奶存有尊敬的态度。老奶奶手中布绣的老虎和万年青是大红色,同围在百岁奶奶脖子上的红色围巾交相辉映,这种喜庆的颜色属于高情态值,也让人产生一种积极的情绪。



图 3



图 4

而图4只是客观性的向观看者展示某种信息,图像参与者与观看者之间的视线不相交,没形成互动,这时就只是“提供”参加一个活动的信息。图像取景为中景且未同观看者发生眼神或肢体上的互动,使得图像观看者和参与者之间存在一种较为疏远的关系,即“他者”的视角和

距离。

距离可以由图像参与者的比例大小来连接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若图像中参与者的脸和头比重较大,可以构建较为亲密的关系;若要构建出一种公共关系,就须显示出参与者的整个身体,且周围要有空间环绕,直至能看见四到五个人的身体。如图1、图3是较亲密的距离,图2、图4则是公共关系的距离,这种互动意义体现了观看者与照片的心理距离。

视角反映图像制作者对于图像参与者的态度:通过视角的变换来影响观看者对于图像的解读。任何照片都可以从水平视角和垂直视角这两种维度进行分析。从水平视角看,正面表示融入并参与其中,侧面或倾斜的角度表示置身事外的淡漠态度,而如果从背面取景,则意欲表达的意义会更加微妙和复杂。从垂直视角来看,平视表示观看者和参与者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俯视表示对于参与者而言,观看者处于相对较高的强势地位,显得权威或者高高在上;仰视和俯视正好相反,表示观看者的地位低于参与者。如图5:



图5

该照片在水平维度上采用了正面的取像视角,让观看者有身临其境、参与其中的感受。从垂直维度看,照片采用了平视的角度,体现了观看者与图像参与者(无论是习近平主席还是受访群众)处于一种平起平坐的同等关系。在观看此照片时,习主席显得平和与亲切,也让作为普通民众的观看者有平等之感,且有强烈的参与和代入感。

(三) 照片话语的构图意义

构图意义与系统功能语法的语篇功能相对应,含有三个要素: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框架。信息值指构图各成分的排列顺序。在照片话语中,各成分在整体构图上会因位置的不同而体现着不同的信息值。内容从左到右的构图可以建立已知信息→新信息的结构,从上到下的构图可以传递理想→现实的结构,而从中心到四周则可以表达重要→次要的结构。显著性主要指构图内容的体现方式。要想使观看者对照片中不同成分的注意力有差别,可以通过位置(被放置的前后)、颜色(色调的鲜明或对比度)等途径来实现。而取景框架指构图成分的大小、搭配,图像中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分离还是相关,比例是否协调等。如图6:

先看信息值:该照片参与者之一的李克强总理处于图像的中心,表明在照片的信息值中占据重要位置。根据“位于图像左侧的是已知信息,位于右侧的是新信息”的观点,图像右侧的参与



图 6

者之一,某装配工人正在回答李克强的提问,达到了照片信息值上的重要性和给出新信息的巧妙结合。从显著性来看,整个照片的中心是李克强,他的位置较为靠前。但为了同时突出回答总理提问的装配工人,摄影师把工人放在了距离观看者更近,也就是整个构图里最靠前的位置上。在取景框架上,该照片的构图整体比较协调,在比例上没有格外放大或缩小某个参与者,这就使得所有图像参与者较为和谐地融于一体。

综上所述,图像话语的视觉语法分析对政务新媒体的照片话语是有一定解释力的,也是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的一种深化。不过,我们的探讨还不应该止于此。

三、政务新媒体照片话语的语用分析

毫无疑问,克瑞斯和莱文的视觉语法三种意义的分析开拓了图像话语研究的新思路,也使得对照片话语的分析具有比较科学的系统性。不过,仔细琢磨这三种意义可以发现,它们立足于功能意义,大都是着眼于图像内部相关因素的分析,再现意义和构图意义自不待言,即使是互动意义涉及与观看者的关系,也仍未拓展到图像外其他的因素。而事实上,照片话语在政务新媒体中要真正发挥作用,除了视觉语法的三种意义之外,还要研究照片话语在什么场合使用,由谁使用,如何使用,使用的效果如何等等问题。一句话,它的实际语用意义和语用效果是什么?因此,对照片话语还应该进一步做语用分析。

所谓语用分析,指的是以视觉语法的三种功能意义分析为基础,以语用学的语用环境、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三大要素为分析框架,着眼于照片话语语用意义和语用效果的分析。也就是说,语用分析的重点是照片话语的实际语用意义和应用效果,可对应于语用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奥斯汀所谈的言后行为(收言后之果)(Austin 1962)的分析。

对照片话语的语用分析可以从语境、语用主体、构图要素等方面展开。下面分述之。

（一）与语境相关的语用分析

语用学认为,任何话语的应用都是在一定的语用环境中进行的,语境对话语意义的形成既有约束、限定作用,又有补充、生成功能。语境的范畴很广,涉及的因素众多,分类也很复杂,大致可分为言内语境、言际语境和言外语境三大类,内部又可以各自再分成不同的小类。(王建华等 2002) 对于照片话语的语用意义和效果分析而言,影响最突出的是言外语境,包括政务特征、社会规则、时代环境等因素。

1. 政务特征。政务新媒体是政府施政的新平台、舆论宣传的新阵地、服务民生的新窗口,政治性是其最本质的特征。照片话语必须讲政治,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对大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突发事件做好舆论引导,并积极为民众排忧解难,做好服务。一般情况下,各种政务活动都会拍摄相当数量的照片,要表现什么主题,反映什么内容,采用什么角度,突出什么人物等等,都是拍摄者需要考虑的政务语境,也是政务新媒体报道的编辑者们选用照片时需要认真对待的。特别是重要场合、重大事件,政务新媒体的照片话语必须充分体现政治导向、导航功能。要有强烈的政治敏感和政治自觉,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不能拍出有政治错误的照片,也不能让有错误的照片流向网络造成不良影响。

2. 社会规则。这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文化生活中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准则,它与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等都有密切联系,对照片话语意义和效果的影响十分明显。如政务活动集体合影时重要人物在前排、坐中间,是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行为通则。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期间,杭州发布微信公众号还专门发文章,解释几十位国家首脑们的合影为什么是中国、德国和土耳其三国领导人在前排最中间。又如图 7 是 2017 年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政务新媒体相关报道,这是一组从央视“新闻联播”里截屏下载的习近平主席礼待老院士、老模范的照片。前排领导以一定的顺序坐着,其他人在后面按序站立,是符合照片话语基本社会规则的。而习主席把老院士和老劳模从后排请到前排,并在自己身边坐下,是对社会规则的一定调整,产生了新的语用意义:对老院士和老劳模的礼貌和尊重。在政务新媒体的宣传中,这种语用意义展示了领导人的亲民谦和,得到广大网友的点赞“温暖的力量,感人的瞬间”,达到了十分理想的语用效果和传播效应。

3. 时代环境。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都会对语用交际产生影响。当下时代环境对照片话语的影响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时代价值观变化带来的社会规则的变迁,二是新时代技术革新带来的传播时效高要求。如上所述,集体合影中的排座次是由来已久的社会规则,目前仍在起作用。但随着时代的演进、领导人观念的更新、大众对平等的追求等,这种传统已渐渐发生变化。政务新媒体的照片话语编发时要适应这种变化,如图 7 就适应这种变化,且产生了很好的语用效果。而某政务新媒体上出现过领导看望伤员的照片,把领导人拍得高高在上,占据画面的五分之四,受伤的消防队员只在右下角很小的位置露出一个头。领导与伤员之间也没有互动交流,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都出现问题,产生了另外的语用意义,语用效果就很负面,被网民留言痛批“只见作秀领导,难觅救火英雄。”

时代环境带来的又一特征是新技术语境。与传统媒体相比,基于网络语境的新媒体具有无限的时空范畴、易检的海量信息、极快的传播速度等特点,加上受众的自由评价方式、“自媒体”转换灵便自如等,使得政务新媒体照片话语的传播语境充满变数,语用效果或积极向上,令人振奋;或消极负面,让人反感。而这些效果又会因互联网迅捷的传播而产生几何倍级的放



图 7

大,有时甚至会让人始料未及。如图 5 和图 6,其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都符合视觉语法的相关要求,而进一步从语用效能上看,它们也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主要是因为抓拍到领导走进群众之中促膝谈心和实地调研的画面,带上了新的语用意义,塑造了新时代领导的形象。而有些政务新媒体出现领导穿着名牌服装到救灾现场、下雨天由工作人员打伞等照片,就产生了负面的语用效果。政务新媒体必须特别重视网络传播这种新形态,适应新时代的技术语境特征。编发领导照片时应该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调整重心,多发领导到群众中实地调研、嘘寒问暖、排忧解难的照片,尽量少发静态会议、排座次的照片,以树立新时代领导和政府的新形象。这既是适应时代环境变化的需要,也是政务新媒体讲政治的要求。

(二) 与主体相关的语用分析

语用主体是语用学研究中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以文本话语为主要手段的语用中,有两个语用主体: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他们在相应语境中通过文本话语相互连接。而对照片话语来说,除了拍摄者(表达)和观看者(接受)这一对主体之外,照片中还有人物,这些人物之间会存在相应的关系;拍摄者与照片中的人物也存在一定关系,观看者与照片中人物同样会有关系。因而政务新媒体照片话语的主体比文本话语更复杂,需要细致分析。

1. 照片话语中的人物关系。如前不久西方 G7 峰会上有两张照片在网上传播很广:



图 8



图 9

图 8 是德国记者所拍,照片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居于右下角,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站立着,默克尔身体前倾,有一种向下压的意味。默克尔居照片中心位置,视线与特朗普相对,其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很直白。图 9 是美国记者拍摄的照片,特朗普端坐在中间,似乎在闭目养神,是照片的聚焦点。从视觉语法角度分析也颇有意味。这是两国记者以其不同的视角,反映照片中不尽相同的人物关系,传递了不同的语用意义。

2. 拍摄者与照片人物的关系。同一事件可以拍出不同角度的照片,这不是难事和怪事。那么,拍摄者(表达主体)为何要这样拍,他与被拍摄者之间又体现何种关系?很显然,各国记者都将本国的领导人作为视觉的中心,力图体现其主导地位和其他人的次要性。正如业界所言,照相机是真实的,但拍摄的人可以带上自己的角度和意图。这是拍摄者要达到的语用效果,也是政务宣传所需。

3. 观看者与照片人物的关系。当政务照片在新媒体上发布之后,观看者这个新的主体会不会与照片中主体人物发生什么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如图 8,观看者从默克尔居高临下的肢体形态上看到了她的强势,很容易解读为她以强硬态度直怼特朗普。事实上也是达到了

这样的效果,西方媒体《福克斯新闻》评论“肢体语言:默克尔和特朗普照片充分表现了 G7 峰会的紧张氛围”;《赫芬顿邮报》:“一图胜千言”;Heavy 网站“默克尔的照片是不是说明了谁是头儿?”乃至有外国网民调侃:如果默克尔在德国下一次竞选活动中使用这张照片,她至少能获得 80% 的选票。再看图 9,特朗普袖手居于照片中心,不动声色,似乎岿然不动。各国首脑都“俯首”站着围在他身边,或看文件,或在思考,表情各异。观看者从这张照片中读出的语用含义应该是“美国中心”“美国优先”“舍我其谁”。

4. 拍摄者与观看者的关系。这是表达与接受两个语用主体之间通过照片话语达成的联系。一般地说,拍摄者欲通过照片话语表达某种语用意义,达到某种效果,是能为观看者接受和理解的。如 1972 年中美关系破冰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我国记者有一幅历史性照片拍得极好,其语用意义十分丰富:



图 10

照片抓住尼克松总统下飞机舷梯向周恩来总理伸出手的一瞬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尼克松的动态步伐和周恩来站立的静止神态是很鲜明的对比;尼克松的身体微微前倾,似乎很急切,周恩来的身姿挺立而略微后仰,显得很稳重;整个画面是周恩来居于正中。可以从视觉语法分析其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而结合时代背景,其中的语用意义更是深刻,拍摄者的意图是清晰的,达到的语用效果是极佳的,观看者对此也能心领神会。

当然,不排除观看者理解的语用意义同拍摄者的出发点不一致的情况。如前举某政务新媒体上发布的领导看望伤员的照片,拍摄者让领导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本意是想突出领导,语用效果却是受到观看者的强烈批评。这提示我们,政务新媒体的照片话语拍摄和选用并非尽如作者所愿,绝不可漫不经心。

(三) 与构图因素相关的语用分析

语用学三要素还有一个是话语实体。在以文本话语为主要工具的语用交际中,话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语义和语用功能是研究的对象实体。在照片话语里,也有这样的话语实体,指的是照片话语的构图因素与表征,如构图要件、图像结构、色彩明暗等。

政务新媒体的照片话语以人物活动型的占大多数,人物图像的构图要件有哪些呢?表情、动作、服饰等非常重要,与人物活动相关的构图要件如环境、物件等也不可忽视。前举图 5 和

图6之所以有好的语用效果,除了有清晰的再现意义和互动意义之外,还因为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作为主要人物的表情、动作都很接地气,肢体语言十分生动,与群众无隔膜。从所处的环境看,图5是一个帐篷,表明习主席深入到群众住地。图6是厂房,李总理与工人们一起交谈。这些构图要件补充出了国家领导人联系群众、嘘寒问暖、勤勉工作的语用意义,观看者的感觉就很暖心,容易达成共鸣。而某政务新媒体中发过一张植树节的照片,红旗招展,人流浩荡,可照片里通往造林的路上有一条红地毯分外显眼。这个物件的出现与植树造林活动本身及其环境格格不入,产生了不良语用效果。

照片的色彩明暗是构图的重要表征,运用得当与否能够产生不同的表达效果。如图6,照片以黄、白两色为主调,色彩简洁,有利于突出人物形象,营造和谐的氛围。摄影师还巧妙利用了安全帽的黄色和白色之分,区别了李克强总理和回答问题的装配工人,同时解决了视觉上可能带来的疲劳。又如图8,默克尔占据画面中心位置,一袭高光打在她浅蓝色上衣上面,与其他人深色的衣着形成强烈对比,在整个画面中特别出挑。再配合其身姿和肢体语言,照片话语要表现的默克尔主导交谈的语用意义就十分明显了。而图9,美国记者特意将原本彩色的照片处理成黑白两色,以低感官情态的色彩来同照片要表现特朗普的不理、不睬、不屑、不动的语用意义相适应。

四、结 束 语

照片话语是政务新媒体中常见的表达方式,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视觉语法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分析照片话语的三种功能意义,关注话语内部表征因素及其结构,对照片话语有较好的解释力。不过,要使照片话语在政务新媒体中发挥最佳效能,还需要发掘出其语用意义,这就需要从语用学研究三要素:语境、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三者综合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本文以“视觉语法—语用分析”为题,即旨在以视觉语法的三种意义分析为基础,进一步讨论照片话语的语用意义与语用效果。

语用分析是对意义实际效能的探究,相对于视觉语法而言,是另一个层面的分析。其实,视觉语法和语用分析之间是有一定交叉的。如视觉语法的互动意义,讨论了照片中人物与观看者的关系,一定程度上涉及了语用主体间的关系,但远不如语用分析对主体的讨论那样全面和细致。这种交叉关系,值得认真研究、深入探讨。这还有待于学界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 罗兰·巴尔特 1999 《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
- 陈新仁、钱永红 2011 多模态分析法在语用学研究中的运用,《中国外语》第5期。
- 代树兰 2013 多模态话语研究的缘起与进展,《外语学刊》第2期。
- 代树兰 2015 《多模态话语研究——电视访谈的多模态话语特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贺爱军 2014 宁波市政府网站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宁波大学学报》第4期。
- 胡范铸 2017 《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学林出版社。
- 胡壮麟 2007 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 2017 《系统功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贾永红 2003 《数字图像处理》,武汉大学出版社。
- 李德志 2013 广告类超文本多模态的视觉语法分析,《外语学刊》第2期。

- 李战子 2003 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外语研究》第5期。
- 玛蒂娜·乔丽 2012 《图像分析》,怀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 汪燕华 2011 多模态话语中语类和图类的配置,《外语与外语教学》第3期。
- 王建华 2000 《语用学与语文教学》,浙江大学出版社。
- 王建华、周明强、盛爱萍 2002 《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 王建华、周 毅 2017 政务网站图像话语的政治功能初探,《当代修辞学》第1期。
- 韦琴红 2009 《视觉环境下的多模态化与多模态话语研究》,科学出版社。
- 肖伟胜 2017 巴尔特的照片语义学和影像真实神话批判,《湖南师大学报》第1期。
- 杨丽姜、朱嫣然 2010 图片新闻意义建构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宜春学院学报》第10期。
- 曾方本 2010 多模态话语里图文关系的解构及其模式研究,《外国语文》第8期。
- 张德禄 2009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中国外语》第6期。
- 张德禄、袁艳艳 2011 动态多模态话语的模态协同研究——以电视天气预报多模态语篇为例,《山东外语教学》第5期。
- 张德禄 2017 多模态论辩修辞框架分析,《当代修辞学》第1期。
- 周 毅、王建华 2016 政务新媒体多模态话语的“图-语”互文,《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第6期。
- 朱永生 2007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外语学刊》第5期。
- Kress, G. & T. van Leeuwen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 J. L. Austin 1962 *How To Do With Words*. 许国璋摘译《论言有所为》,载《语言学译丛》。

A Visual Design Grammatical & Pragmatic Analysis of Photo Discourse in New Government Media

Wang Jianhu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ean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s, photo discours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new government media. This paper first points out that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proposed by G. Kress and T. van Leeuwen, explaining the meanings of representation, interaction and composition in image discourse which is also applicable to the analysis of the new government media photos. Then the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under the pragmatic analysis that the pragmatic effects of the new government media photo discourse are revealed. The pragmatic analysis, which is focused on the pragmatic meanings and effects, can be carried out in the aspects of context, pragmatic subject and composition elements. In conclusion, the Visual Design Grammar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meaning of image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emiotics, and the pragmatic analysis explores the practical effects of photo discourse from the angle of pragmatics.

Keywords: new government media, multi-modal discourse, photo discourse,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pragmatic analysis